江漢集 十四

傳

共十五

江漢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傳

江漢集卷之二十七

傳

明陪臣傳一

一國存而天下有久安之形一國失而天下有必亡之機盖小大相維而其勢不可獨全也平秀吉將犯遼東先屠屬國者非貪其土地而欲幷之也非利其婦女玉帛而欲取之也直惡其藩輔　大明也屬國安則　大明亦安屬國危則　大明亦危故秀吉悉引精兵出釜山踰鳥嶺關留屯於江漢之間壁壘相屬西亘浿水北抵鬼門必欲夷東藩之國以弱　大

明嗚呼清人圍南漢其亦有秀吉之意歟按遼東圖自鳳皇城至瀋陽堇四百里清人雖欲度三河深入燕雲其憂未嘗不在於瀋陽也何者瀋陽與義州北境最近有如義州出輕騎直擣巢穴則清人前不得進後不得退徘徊於山海關外而瀋陽已灰燼矣是故不患 大明之不可犯而惟患鄰國之不可親不患鄰國之不可親而惟患學士大夫之不可屈也方其圍南漢一月不解也 烈皇帝詔總兵官陳洪範率諸鎮兵往救之然洪範留遲不行而清人圍城益急索學士大夫之不可屈者遂執南陽洪翼漢南原

尹集海州吳達濟三臣而去三臣執而城不守矣南漢旣破山東巡撫御史顏繼祖始馳 奏請守東江是徒知東江之重而不知屬國之重重於東江也當秀吉陷平壤時 中朝諸公皆以爲外國相攻不當勞中國之兵 神宗不聽詔左都督李如松率四萬兵出浿上大破倭奴凡七歲轉輸海外費八百萬屬國不亡而 中國亦得無事嗚呼南漢之守與不守豈獨一國之安危哉明年淸人入密雲遂圍 京師十餘日進陷高陽大戰于蒿水橋下大學士孫承宗兵部尚書盧象昇皆不能拒盖 中國之衰非一日

也自南漢破敗以後 京師喪其左臂故清人歌舞而入關直逼 皇城而天下莫之能禦也屬國之力雖不足以上救 京師然南漢不破則 大明尚倚屬國而爲之屛矣三臣被執入瀋陽不知所終李士龍從戰錦州礮不入鉛爲所殺黃一皓車禮亮欲扶帝室皆見殺使南漢將士之心皆若是則一城豈不能守耶

洪翼漢字伯升朝鮮南陽人也舉甲科爲司憲府監察充書狀官朝 熹宗皇帝崇禎九年春二月拜司憲府掌令是時清人遣使者及蒙古人移書曰古人

有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昔　明太
祖初弁羣方定號金陵然後北逐大元以一天下今
皇帝寬仁厚德國中就治外藩傾心東薄于海西抵
湯古忒北至瀚海諸國鄉風歸附吾等頌揚皇帝威
德欲進大號　王以爲何如書至翼漢上疏曰臣自
始生時惟聞有　明天子爾今建州攺元臣不忍聞
也吾國家雖在遼海之外以仁義聞天下自　國祖
凡十四世爲　明藩臣今　殿下致帝於建州縱延
斯須之命奈　先王何且建州欲竊大號卽自帝何
詢　殿下耶彼其意欲藉　殿下之言將以稱於天

下日朝鮮尊我爲天子　殿下何以解天下之惑乎宜斬使者之頭幷其書奏之　天子　王遂不受清人書奏于　天子使者聞之恐見誅亡歸瀋陽當是時　王家之義揚於天下翼漢成之也十二月清人潛師入義州宰相言於朝曰絶和親以怒建州者洪翼漢也乃拜翼漢爲平壤庶尹趣之官賓客皆爲翼漢弔翼漢曰吾欲死敵久矣即冒清鋒西馳去清兵已薄　昌陵下　王始欲如江華軍不得前乃更收軍如南漢明日清兵圍南漢　王堅城守當是時都體察使金瑬副體察使李聖求總諸軍贊畫使朴潢

主計議崔鳴吉爲使者往來清營已而清移書曰首謀絕盟之臣意欲盡戮今　王出城先縛首謀二三臣送之　王不忍許壐令羣臣前言事清不便者皆首實於是安東金尚憲草谿鄭蘊坡州尹煌南原尹集海州吳達濟光州金益煕溫陽鄭雷卿坡州尹文擧安東金壽翼全義李行遇南陽洪琢凡十一人請行而洪翼漢在平壤故不首　王聞十一人皆請行大驚曰誰爲此令者壐謝曰臣所令首實者清使適時言者也今洪翼漢在平壤當送瀋陽　王不答翼漢自平壤被執先行使者邊大中械繫翼漢不許食

殷山縣監李舜民爲乞大中令食之夜渡浿水至義州州尹林慶業郊迎翼漢謂曰公扶大義死何所恨立解其裘以衣之裝送甚盛至瀋陽瀋陽父老環翼漢曰眞義士也使　明天子知之寧不嗟歎乎翼漢幽于別館久之淸人置酒帳中饗翼漢曰皇帝之賜也嚼之翼漢不受凡七日所賜飮食無一入口者淸人大怒遣其將之館問曰汝何故來翼漢曰吾以首謀絕盟被執而來淸人又問曰汝國大夫首謀者豈獨汝一人乎翼漢笑曰吾豈畏死而强引他臣耶淸人乃復誘之曰汝毋諱翼漢曰始汝使吾國也乞斬

汝頭者吾是也於是清人憮然而笑居久之黑干坐帳中諸王以下八旂貴將皆侍坐諸甲軍執戟庭立縛翼漢入翼漢方食顏色自如謂其奴曰虜必辱我我不屈必見殺矣諸甲軍趣翼漢呼聲相屬翼漢徐行無懼色奴恐淸人益怒亦趣之翼漢笑曰業已至此寧可怯邪益徐行平立庭下黑干使解其縛曰何不跪翼漢曰吾膝豈屈於汝乎諸王以下聞其言皆失色起立以覰黑干曰汝何絕盟以間我兩國翼漢曰汝旣與吾國約爲兄弟而遽欲稱帝臣我絕盟之罪其在我乎其在汝乎黑干無以應默然良久曰汝

既絶盟其志必欲滅朕朕出兵何不奮擊而反爲朕虜乎翼漢曰使吾國臣民皆如吾志則爾國之亡必無日矣因作書以對曰夫天下皆可爲兄弟而子無兩父前年春汝國絶盟稱帝翼漢意以爲汝若絶盟是悖兄弟也若稱帝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内寧有悖兄弟哉天地之間寧有二天子哉况汝國之於朝鮮新有兄弟之約而先背之　明之於朝鮮素有父母之恩而深結之夫忘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不當故翼漢首建斬使之議欲守禮義是臣職也豈有他哉已解衣裸裎曰速刷我黒干譯其對而聽

之曰難哉是人也因問曰朕豈不可爲皇帝耶翼漢罵曰汝 明朝叛賊安得爲皇帝耶黑千怒使諸甲軍牽去翼漢時年五十二不知所終 王命有司祿其妻子諡曰忠正

尹集字成伯朝鮮南原人也兄曰棨崇禎九年守南陽府江都之亂南陽潰棨死之集少舉乙科爲吏曹佐郎遷至弘文館校理與洪翼漢吳達濟俱爲一天子守大節名重當世翼漢爲人忠信剛毅見義勇往惟恐後達濟爲人長者雖不忍詘己而求生亦不以必干勸 王集爲人潔清好直諫 王雖不聽亦不

止也崔鳴吉議遣使者入清庭集上疏曰 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虜父母之讎也屬國之義固不可連和於虜也今虜逼 京師辱 先帝之陵 殿下兵弱力微雖不能悉賦而從征以報 天子之仇亦何恐復遣使者與虜連和乎始 殿下引義絶和奏于天子天下莫不稱其義今崔鳴吉復建議與虜連和臣竊痛之且鳴吉入見輒使 殿下屏左右詩曰尚不愧于屋漏夫鳴吉之言如其義也雖使千萬人聽之可也如其不義也屋漏猶愧天可欺乎今內自王朝外至民庶皆欲斬鳴吉而 殿下居深宮之中

獨未之知爾十二月中清人潛師圍南漢始至昌陵鳴吉從一騎出郊十里迎清人清人止騎道中相與語諸甲軍欲斬之瀋陽章京曰和親未成不宜遽殺崔大夫乃善遇之鳴吉旣歸集𢙣曰不去鳴吉國必亡矣乃引諫官將劾之朴潢曰去鳴吉如去腐鼠他日劾之未晚也諸諫官皆從潢言不之劾初清兵實少不中圍四面東𠋫爲偶人雜行伍而編之以張疑兵城中將士皆欲戰都體察使金瑬令曰夜半當戰夜過半瑬不欲出又令曰遲明當戰及遲明將士皆會日且入瑬又不出居數日清兵益衆圍甚急瑬

始令別將池汝海出城擊之汝海戰敗軍皆沒城中震慴於是鳴吉言和親　王疑之鳴吉進曰清人非貪　殿下之土地其意惟在於和親必無他虞集請戰甚力終　不許明年正月朔鳴吉白　王曰鄕隣之人每歲時相賀牛酒今清暴露中野宜因歲時致牛酒集爭曰士臣皆願一戰而　殿下反致牛酒於虜營是鳴吉面謾　殿下也後數日鳴吉又白　王曰清人帥師而來如遣使者問起居則和親可成矣集爭曰虜爲伐我而來　殿下何問起居爲城中食盡圍益急鳴吉言于　王曰　殿下不出城國家必

亡集入見數鳴吉罪 王不應集欲以死爭之達濟曰吾等既不能批患折難今 王出城何忍沮之商書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吾等自靖毋愧於心可也集太息而止清求首謀絕盟之臣集請行遂被執至瀋陽不知所終時年三十二謚曰忠貞

吳達濟字季輝朝鮮海州人也崇禎七年舉甲科爲弘文館校理是時清人改正朔崔鳴吉勸 王遣使結和親諫院啓言不宜遽使鳴吉曰人臣不存遠慮以亡人國其事雖正其罪不可逃也韓侂胄北伐金國信大義於天下而君子猶罪侂胄其意曰宗廟爲

重相時度力時中之義爾今　國家之於建州無宗室二帝之讎則其與建州連和者臣未見其不可也議者曰清已改元不可通使夫清人之帝不帝非殿下之所宜問也何可以禮義責清人乎　王以爲然是時諫院啓不止使者不得發鳴吉曰諫院之啓雖不止使者當發遂濟上疏曰臣聞古者諫官爭是非雖以人主之尊不能折公卿之重不能止者何也其言公故也夫崔鳴吉一憸臣也當建州改元之後請遣使者諫官論劾而鳴吉不自詘伏以爲言者雖不止使者宜發自古以來安有人臣以不顧言者獨

斷直行之術導其君者乎願 殿下抵鳴吉罪以厲人臣之節 王切責逵濟立發使者入清庭鳴吉自此每入見請屛左右密爲 王言便宜事人不得而聞也清人潛師圍南漢求首謀絶盟之臣逵濟與南原尹集等十一人首實請行兄逵升執逵濟手流涕曰汝非首謀絶盟者奈何請行逵濟曰旣排和親不可苟免逵升不能止當是時守門將士逼 王宮趣出十一人送淸營 宮中大亂鳴吉叱將士曰何無人臣之禮也金瑬慰之曰十一人當送淸營若等且去將士少却於是瑬爲 王言曰十一人如不盡遣

則三軍之怒無以解矣　王不答瀣又令縛十一人
送淸營諫官爭之瀣不得已止遣二人坐府中定其
當遣者朴潰曰集達濟二人可遣議遂定集達濟將
如淸營　王曰爾欲使予守正道今就死地天下寧
有是事邪予爲爾君使爾至此因于邑泣下霑襟集
達濟曰　王辱至此臣等常以不死爲恨今得死所
又何憾焉　王曰爾等皆有父母乎子幾何達濟對
曰臣有母今年七十臣妻南有身未乳集對曰臣有
大母有子三人在臣兄槩南陽治所今南陽破臣不
知其死生也瀣使近臣趣二人出　王曰何相迫之

甚也集曰 殿下出城之時宜留 世子撫諸軍以
防其亂 王嗟歎曰爾等行且將死而猶能爲社稷
憂眞忠臣也 命賜卮酒曰社稷存亡雖未可知有
如賴天得復血食則予當卹爾妻子毋念也遂慟哭
集達濟拜且泣不能仰視會日暮未出城門夜達濟
之館沐浴達升持之終夜泣達濟曰死不失所兄勿
悲明日賓客送之城西門無不慟哭城中觀者皆流
涕集達濟旣至淸營黑干械繫集達濟問曰若等以
朕爲不足畏則朕師之來何不與戰而反纍纍困服
爲集達濟對曰吾國父事 明天子且三百有餘年

矣萬曆時平秀吉亂吾 先王出狩義州 明天子遣大將軍率師救故吾國臣民惟知有 明天子耳爾國始竊帝號也吾 王旣與之絶未幾而復通使者故吾等言其不可而已矣所爭者義也成敗存亡不論也良久清人復問曰若等之名非所前聞具以實對則若等可免矣集達濟對曰吾國旣送吾二人首謀絶盟者無遺臣矣清人誘之曰今不熟計後雖悔其可得乎集達濟曰趣斷吾頭勿復言已而清人解其縛拘留軍中後二日清圍解遂執達濟及集以歸集謂達濟曰與其受辱而死於北庭曷若死於吾

國邪達濟曰不可夫死一也死於北庭是明我之義也豈不樂哉今不忍一朝之辱而欲效匹夫之節乎集曰子言是也遂不死至瀋陽幽于別館居五日清人使章京之館謂集達濟曰若等旣非首謀者不必誅且將官之集達濟曰義不當仕於他國惟願速死章京怒而去集達濟謂其奴曰今日虜必殺我奴泣曰何不姑從其言集達濟笑曰詘體之辱甚於死此非汝所知也頃之章京復出脅降集達濟死拒不從遂牽去瀋陽西門外不知所終達濟時年二十八謚曰忠烈達濟妻南初有身及乳生女

李士龍朝鮮人也崇禎十一年以軍卒從李時英柳琳入錦州初清人圍南漢時與崔鳴吉約日異日西攻　中國選人卒從我驅馳鳴吉爭曰獘國事　明三百年義不可犯清不許於是柳琳林慶業率舟師從孔有德入東江慶業戰疾力破沈世魁東江平清賜慶業爵八級生口百二十五未幾清人復召兵李時英柳琳選兵五千入錦州士龍與焉及將行星州牧閔光勳殺牛置酒庭饗之士龍不食曰使我從軍入錦州我何食爲因起直上光勳坐箕踞良久卧睨光勳㫄若無人光勳慙俛首不顧子鼎重爲告光勳

曰士龍無禮宜治之光勳曰吾聞其言内自恧耳士龍旣入錦州淸人與祖大壽戰至于松山朝鮮兵居前淸兵居後淸人愛朝鮮兵善用礮恐傷之匿馬鞍下下令曰礮中有賞於是人人爭欲中獨士龍去鉛而發一發無中者淸人怒立牽士龍欲刃之士龍不動淸人縱而誡之曰若復如是邪若發而中有厚賞士龍再發又無中者淸人愈怒然猶不斬及三發又無所中然後乃斬士龍頭以徇其軍大壽諜知士龍不忍攻　明爲所殺乃大書旗上曰朝鮮義士李士龍以風其軍雖淸人望見其旗亦爲之動容兩軍旣

罷清人閔士龍之節歸其屍而葬之 顯廟時錄士
龍子善爲萬戶
黃一皓字翼就朝鮮昌原人也父愼奉使日本國以
忠信聞謚文敏平秀吉求和親也柳成龍勸 王許
之獨愼請伐對馬州以復 先王之讎國人義之一
皓爲人魁梧有氣以父任監雲峰縣遷郡守崇禎八
年舉丙科爲 世子文學清兵至 王如南漢一皓
從清兵圍之一皓請自當一面以拒清兵 王壯之
使守南城夜半清兵緣城魚鱗上一皓將士皆大驚
無人色一皓拔劒叱將士前擊之斬一章京從城上

乘風擲火淸兵燒死者甚衆由是不敢近南城十一
年一皓爲義州尹是時淸人逼　京師自遼陽至山
東千餘里無一人禦者將相諸臣皆氣懈不肯勠力
衛　天子一皓至州與諸將登統軍亭北望山川慨
然泣下遂有爲　明効死意乃得州之勇士崔孝一
屛左右語曰昔　先王西遷義州　先皇帝勞天下
之師以救之今虜人陵轢中國吾欲爲　天子一報
虜人計將安出孝一曰宣川有車禮亮者與小人善
瀋陽有管貴者與禮亮善此兩人者皆豪傑也且欲
爲　皇朝死之小人請入中國說諸公使入瀋陽瀋

陽見危則必召吾州兵吾州兵出則禮亮當趨行間
貴在瀋壁從中發難小人在　明壁從外屠之則淸
人可破也一皓以爲然賜孝一白金百兩布五十桶
送　中國鄭雷卿溫陽人也　昭顯世子質於瀋雷
卿爲弼善朴簷爲賓客瀋中譯者鄭命壽以俘進用
事於淸陵暴朝鮮雷卿恚乃與其吏姜孝元謀曰吾
欲爲國殺一賊若能從乎孝元曰諾乃使人上書淸
庭告譯者命壽姦事淸人逮雷卿孝元驗問之雷卿
孝元以實對又問於簷簷對無是淸人乃斬上書者
雷卿孝元皆坐死雷卿屍歸自瀋陽一皓迎哭甚哀

爲解其衣以斂之淸人慍怒會淸使者所乘馬至義州歿而從者亦病歿淸人以爲義州人殺使與馬乃移咨下一皓獄削其官居久之一皓爲兵曹參知崔孝一旣入 中國淸人聞而疑之乃詐爲崔孝一書抵其妹子張厚健以跡之厚健乃報孝一書事暴揚十四年十一月一皓坐死 王入千金贖不得淸使者出館門外踞床坐一皓臨刑北鄕拜以辭 君南鄕拜以辭母容貌忻忻若有得者顧見故人立使者下謂曰公等毋懲一皓爲也遂就戮國人莫不流涕一皓歿時年五十四謚曰忠烈自崇禎以來陪臣欲

爲 天子効死者蘇一皓始一皓子璡生始八歲一
皓死及璡旣壯拊劒泣曰嗟呼使璡從軍旅出征雖
死行間無恨矣 王祿之不受
車禮亮字汝明朝鮮人也明左氏春秋爲人强力好
大節崇禎末不應貢舉隱於閭里與崔孝一謀破奴
見爲 明報仇乃賣其田園第宅市大舟裝送孝一
入登州使說諸將伐瀋陽孝一乃以妻子託禮亮乘
舟而西禮亮送之海上酒酣忼慨泣下霑襟禮亮有
友曰管貴 明都督沈世魁偏將也世魁戰死貴被
執在瀋陽崔孝一已入登州禮亮間走入瀋陽客貴

所徵伺清人之隙張厚健者義州人其母孝一女弟也孝一旣行清人聞之大恐欲窮其跡乃詐爲孝一書遣使者抵厚健紿之曰崔公方率舟師來先遣我報于足下厚健喜乃留使者厚遇之居數月使者請歸厚健爲書報孝一曰金尚憲爲虜所執國中震怖願舅氏蚤成大功車公禮亮以間者已入瀋陽客管貴所黃公一皓厚郵舅氏家舅氏如因黃公通本國則本國亦可以復通 皇朝矣使者持書走瀋陽禮亮之謀遂泄清人遣將馳至義州收厚健及崔氏車氏之族十餘人皆斬之安克誠者龍川人也爲人勇

敢善崔孝一孝一入登州克誠以家財助之及事發覺亦見殺禮亮從父弟元轍坐車氏當斬臨刑主者閔之佯疑曰若豈非姓元名轍乎元轍大呼曰我姓車氏名元轍由是被戮是時禮亮在瀋陽清所遣將歸自義州收禮亮貴驗問狀禮亮不對叱清人曰生不滅汝衆有恨矣遂與貴被戮　肅廟時　贈禮亮克誠參議元轍厚健諸寺正

江漢集卷之二十七

江漢集卷之二十八目録

傳

權順長

李惇五　尹城

金益兼

鄭百亨　李嘉相

李翎

鄭洙　洪晬元

閔垶

黃善身　具元一　姜興業

洪命耈

崔震立　宣世綱

李義培

許完

閔标

尹[illegible]

汗漫集卷二十八

傳

明陪臣傳二

禮大夫死衆士死制然所謂衆者有諸侯之衆有天子之衆所謂制者有諸侯之制有天子之制諸侯之大夫苟爲其國死於衆則不可謂爲天子死於衆也諸侯之士苟爲其國死於制則不可謂爲天子死於制也然自古諸侯之國爲天子罹大難則其大夫雖爲其國死於衆與死於天子之衆無以異也其士雖爲其國死於制與死於天子之制無以異也或曰爲

本國而死者不當云爲天子而死非也江黃二國從齊侯以尊周室與楚人絕故經曰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褒大義也及江人不朝於楚楚圍之故經曰楚人圍江閔之也黃人不貢於楚楚伐之故經曰楚人伐黃亦閔之也夫江人被楚之圍城守一年終不下而黃人被楚之伐城守九月卒不服爲大夫者誠死於衆是爲天子死於衆也爲士者誠死於制是爲天子死於制也淸人攺元遣使者移書　王朝請尊其主爲皇帝　王朝不受淸人怒遂圍南漢是南漢爲　明天子罹大難也故其大夫死於衆者猶

死於　天子之衆也其士死於制者猶死於　天子之制也使江人被楚之圍而大夫不死於衆士不死於制則終爲楚臣而已矣使黃人被楚之伐而大夫不死於衆士不死於制則亦爲楚臣而已矣安在其尊周室也然則爲本國而死者實爲　天子死之也方南漢被圍之際於死節則文忠公金尚容忠肅公李尚吉義烈公洪命亨等十有六人於死事則忠烈公洪命耉貞武公崔震立忠壯公李義培等六人作陪臣傳

金尚容字景擇朝鮮安東人也少與星州李尚吉相

友善尚吉端厚多材智尚容方嚴有法度此兩人皆有大節人莫得而奪也隆慶中尚吉讀書香林寺尚容俱往窮日夜危坐不移山中人皆稱其莊萬曆十八年尚容舉乙科薦入藝文館未拜檢閱平秀吉亂都體察使鄭澈辟爲從事遷刑曹佐郎改吏曹明年都元帥權慄又辟爲從事轉弘文館副應教未幾擢承政院左副承旨入司諫院爲大司諫尚容言 宮禁不嚴此 聖德之累也 王怒曰何謂不嚴對曰臣聞罪人某得後宮某氏之助將見釋武人某將授兵馬節度使已而果然臣何敢不爲 王言之乎右

議政沈喜壽進曰尚容獨立敢言可謂鳳鳴朝陽也
王意稍解然 宮中無不敬憚知尚容之不可犯也
已而出爲定州牧光海卽位陞漢城府右尹明年七
月進判尹朴應犀誣告獄起一時名卿坐被逮或有
懼色獨尚容入獄自若及出獄又自若也天啓四年
判兵曹崇禎元年判吏曹兼判義禁府事五年拜議
政府右議政明年病免三上疏乞致仕 王不許尚
容嘗築亭於青楓溪上作五倫歌使子孫日誦於前
至君臣父子之際聲辭惻怛有感人者隣里聞之亦
泣下九年清人圍南漢尚容以老從 廟社入江華

是時江華檢察使金慶徵副使李敏求留守張紳等不思守備人有規警慶徵者輒逆折之尚容奮曰檢察一人足矣 行在受圍日久危在朝夕副使宜之湖西糾合義旅且督湖南兵在後者以赴南漢敏求不肯尚容又曰南漢 行在隔絶宜募死士起居宮守十往必有一達人臣之義豈忍束手坐觀乎慶徵等相與詆之曰軍中自有權此者非避亂大臣所得與也卒不聽尚容乃坐備邊司招慶徵責曰汝年幾何安敢乃爾汝父奉 主上在圍城之中朝夕且危汝縱不念 主上之辱獨不念汝老父乎慶徵退投

印于地曰戎事非我所知也尚容自此不復言或勸
尚容具舟楫備緩急尚容歎曰　主上被圍安危未
可知　宗社元孫皆在此萬一不幸有死而已安所
偷生先是清人造板船載以童車至通津假守金廸
牒江華慶徵不信曰唉怯夫江水流澌賊安能飛渡
天塹邪朝清人直渡甲串慶徵等奪舸遁去無何先
鋒至城下尚容乃與家人訣脫所着衣以與之遂登
南城門譙樓積硝黃據其上麾左右使去左右或去
或不去尚容縱火自燒死時年七十七謚曰文忠庶
孫壽全年十三在尚容側尚容將死命其僕掖壽全

歸壽全牽衣泣不去曰吾當從大父死尚何歸僕亦不去皆同死

李尚吉字士祐朝鮮星州人也少舉甲科以兵曹正郎出守益山從　明都督劉綎戰于南原尚吉所部無一人離次者都督歎服以爲難移牧光州以治行陞戸曹參議朝　天子知名中州尚吉爲人寛和好大義善事賓客　明左都督毛文龍出鎭東江尚吉轉粟以濟之文龍甚懽已而尚吉爲龍川府使虜騎直擣龍川府尚吉募兵五百人爲死戰計令別將伏于麟山以要之會虜人從黃土嶺輟兵還尚吉鳴金

躡其後盡得其牛馬器械文龍移帖以相賀及　仁
廟初卽位以尚吉舊得文龍懽爲加嘉善充接伴使
文龍始聞金璽等大興義兵頗疑之及見尚吉知光
海有罪當廢疑遂釋乃以實狀奏　天子於是　天
子使太監王敏政冊立　仁廟尚吉之力也　王甚
說爲賜貂帽以褒之遂拜平安觀察使李适叛文龍
以兵欲助适　王患之立遣尚吉入東江察其情形
尚吉旣至文龍喜斂兵不動國人乃安虜人至安州
使劉興祚請和親　王許之又遣尚吉見文龍具言
虜人和親事以解其意尚吉使還　王大悅又賜廐

馬慰諭之初與詐至　行在也尚吉以雲劒侍　王
盟退謂其子曰　主辱至此臣子生不如死因流涕
慚憤欲死以年老擢判工曹崇禎九年　王與虜人
絕和親尚吉歎曰吾老當去然人臣見危授命義之
正也吾何敢去淸兵至從　廟社主入江華城陷尚
吉哭　廟社自縊死時年八十二謚曰忠肅

洪命亨字季通朝鮮南陽人也曾祖春卿有文辭名
重一世命亨好學舉甲科天啓三年入司諫院爲正
言李适反　王如公州命亨從以勞擢拜承政院同
副承旨李貴言西兵未解蓄積大竭請加賦以給軍

食命亭爭曰廢主歲加民賦國中人無不離心今
殿下旣靖　社稷而拯民於水火之中又加之賦民
安得而不離心乎　王大悟遂不加賦倭奴家光使
玄方來獻方物　王悉命輸入宮中玩好者一皆留
之命亭啓曰玩好之物非人君之所宜近也故書曰
玩物喪志此之謂也今倭奴所獻方物宜歸之有司
以防喪志之漸　王稱善立下戶曹崇禎七年命亭
浮海朝　天子上書禮部言　世子冊封之禮禮部
尚書李康先見其書歎曰不料屬國有此文也還至
登州總兵程龍軍海上請與相見命亭曰人臣雖無

外交苟利社稷則專之古之義也今命亨自拘小嫌不見總兵則異日必有後悔矣遂見龍於登州軍中龍謂命亨曰屬國不忘 天子龍已知之乃出示所著文字俾進 王朝命亨使還輒上之 王以私覿上國人罷命亨職九年兼承文院副提調十二月清圍南漢命亨家居即疾馳追至南漢而城已閉矣命亨泣曰吾不得奔問 行在毋寧從 廟社所在遂由仁川紫燕島入江華謂其子曰余蒙 恩位下大夫義不苟生即不幸以身死之十年正月清人潛師造板船載以童車下通津攝郡守金廸以告檢察使

金慶徵哂曰虜人雖將鐵騎顧安能飛渡大海邪夜
與副使李敏求置酒軍中命亨恚謂慶徵曰古人有
以木罌渡軍者使虜人誠出此計將奈何慶徵默然
諸將曰此妄言也卒不爲備朝清騎直渡甲津是時
原任右議政金尚容在府中命亨就問曰公欲何爲
尚容曰八十老翁位極人臣不死何待命亨曰吾志
亦決矣遂相對泣下數行卽同升南門譙樓金益兼
權順長在尚容下尚容顧謂二人曰吾與洪公有計
事諸君皆去順長曰相公獨爲盛事乎尚容高聲以
趣之益兼順長終不下已而火起聲震天地命亨亦

死烈熠中時年五十七謚曰義烈

沈誢字士和朝鮮青松人也少力學以文行聞弟諿及第誢歎曰吾弟既得一第吾復何求遂不赴舉以蔭進由歙谷令遷咸興府判官特授通政入敦寧府爲都正崇禎九年清兵至誢夜與夫人宋氏言曰吾家世受 國家恩義不可臨危苟免傳所謂舍生取義是吾志也宋氏曰公爲 國家能死之吾雖夫人豈不能爲公死乎誢甚喜已而清兵圍南漢誢浮海入江華城明年正月清兵朝渡甲串津誢方在鎮江閭舍從子東龜牽公袖涕泣請避誢正色曰吾當爲

廟社死耳其可避邪宋氏聞之謂譓曰吾得爲忠臣之妻則可以無遺恨矣譓太息曰吾嘗以君爲烈婦今果然矣乃衣朝衣北向哭手寫上疏曰通政大夫敦寧府都正臣沈譓上言于　主上殿下不意虜渡甲串津　廟社已亡臣譓與淑夫人宋同死鎭江臣無任北向痛哭之至譓眛死以聞　大明崇禎十年正月二十二日敦寧府都正臣沈既寫畢即付外孫朴長遠曰汝若得生可進此疏於吾　王於是宋氏具盥櫛出篋中所藏衣裳而著之手自結襪謂侍婢曰事急矣不及沐浴爲可恨也遂自刎死譓斂訖因

自縊死時年七十　王還都長遠以覩遺疏上之
王教曰爾外祖從容就死古未嘗有也乃　命有司
旌覩門錄其子孫以褒之　先王八年賜覩謚曰忠
烈

尹烇字靜叔朝鮮坡平人也幼師事牛溪先生成渾
力學不倦渾曰靜叔敦信人也年二十六舉丙科拜
司憲府持平淸人盛兵入平山沙溪先生金長生以
忠淸道號召使辟爲從事嘗稱烇眞善士也惜乎世
未之知耳崇禎六年遷掌令是時承旨申得淵奉使
瀋陽辱國多烇立劾之大司憲姜碩期爲得淵詆烇

甚力烇免歸九年入　世子侍講院爲弼善十二月
清人潛師入高陽　王幸南漢　世子從卽日令烇
護嬪姜氏如江華是時尹昉以大臣從　廟社主保
江華檢察使金慶徵將援南漢旣而不行李敏求將
之湖西又不發烇慷慨乃上昉書曰相公過於仁恕
使金慶徵李敏求便宜自恣大臣體國之道豈如是
邪宜令慶徵敏求等出鎭津上治舟船以援　行在
慶徵敏求皆嫉之十年正月清引兵渡甲串岸官者
金仁貢元孫間走喬桐李時稷謂烇曰元孫行子盍
從之烇曰烇受世子命以從嬪今嬪在此烇何敢從

元孫以自免乎卒不從已而城陷嬪被執烇與時稷約同死時稷先縊烇繼縊會有救者烇不死乃引佩刀自刎不殊又不死清人脅之烇罵曰我恨刀短不能絶吭卽死豈從汝耶清人怒而殺之烇時年六十三謚曰忠憲

李時稷字聖俞朝鮮人也曾祖夔弘文館正字時稷少從金長生遊舉天啓四年及第授司諫院正言清數萬騎入安州使劉興祚求和親　王欲許之時稷爭曰中國之於虜人猶冠之於屨也棄中國而睦虜人何以異於捨冠取屨乎今　殿下之事　天子雖

親父子不能過也其可以不奏　天子而私結虜人之交邪　王不從崇禎二年時稷由　世子侍講院弼善遷至奉常寺正九年清人圍南漢時稷間行抵南漢城門已閉不得入於是慟哭之江華時稷病渴家人飲以五味子時稷罵曰此豈飲五味子時乎與尹鳴殷至南漢鳴殷請留以治疾時稷起而言曰必以江都爲歸者是吾死所也遂力疾登舟而去及至江華金慶徵不爲之備時稷歎曰吾惟有一死而已復何爲哉明年城陷忠顯公宋時榮自經死之會時稷與時榮同舍時榮先死時稷哭因命僕人鑿二坎

一殯時榮而虛其一曰我死殯我乃作絕命詞以寄其子曰　社稷淪亡萬姓魚肉義不苟活甘心自決殺身成仁俯仰無怍即解衣授其館人使斂之曰他日吾兒收吾骨歸葬幸矣先是時稷以弓弦常置懷中曰此時稷殺身之具也明日以弦自經死時年六十六謚曰忠穆

金秀南字汝一朝鮮人也生始七歲喪其父能致其哀母楊氏涕泣勸學曰汝能求師吾雖貧當具束修秀南跪受楊氏教從文元公金先生門執弟子禮讀書甚勤楊氏沒廬墓三年鄉黨稱其孝萬曆中秀南

進士　仁穆大妃金氏廢卽屛居不應貢舉　大妃復位始及第由碧沙道察訪遷兵曹佐郎已而出監結城縣未幾病免入司憲府爲監察遷刑曹正郎崇禎九年淸人潛師圍南漢秀南以刑曹分司正郎入江華明年正月城陷秀南慷慨與義烈公洪命亨登南門樓是時文忠公金尚容已坐樓上將自焚見秀南至卽麾手曰吾位大臣義當死公等可避秀南泣曰爵秩雖有尊卑死國之義固無異同閤下獨爲忠臣乎今秀南與公同死亦無憾矣遂招家奴無作金寄書其妻李氏曰國事到此不欲求生遂死之時年

六十二同時死者忠正公金益兼忠烈公權順長忠肅公李尚吉忠穆公李時稷忠顯公宋時榮忠憲公尹烇忠烈公沈誢等皆得褒顯獨秀南死節百年無一人上其事者久之恩津文正公宋先生浚吉爲秀南言死節狀始 贈承政院同副承旨其後文正公宋先生時烈言於朝旌其門閭

宋時榮字茂先朝鮮人也父邦祚以名節聞光海時斥死西方時榮淸愼有賢行金長生薦于 王朝補司僕寺主簿淸人改元時榮慷慨言曰 王朝不爲之備是必將奉表稱臣其爲辱甚於帝秦士君子尚

可仕乎吾亦當拂衣而去誓不爲瀋陽陪臣矣清人
圍南漢時榮以職從世子嬪入江華金慶徵等湎于
酒不思禦守已而城陷時榮自決于松樹下爲人所
救不果死明日清人據 行宮置世子嬪於西掖時
榮曰昨雖不死今何忍爲賊所逼乎卽爲書與其家人
訣出其所封司僕寺印授小吏曰我命絕汝可歸印
司僕寺因自經于屋下時年五十時榮將死神氣不
亂館人泣謂時榮曰 主上在南漢公何遽効匹夫
之節乎遂進酒而勸之飲時榮謝曰我既無愛死之
心汝何必止吾之死乎及既死坡平尹烇具衣服瘞

于屋中 先王時謚曰忠顯
權順長字孝元朝鮮人也以蔭補氷庫別坐大學諸生嘗上疏請祀李珥成渾於國學會嶺南有異議者沮其議 王責諸生於是順長太息曰吾道窮矣遂不肯赴有司舉崇禎九年淸人引兵圍南漢順長乃從世子嬪如江華檢察使金慶徵副使李敏求等恃險不爲備順長上書畫軍事慶徵敏求卒不聽順長慷慨言於衆曰 主上見圍日久人臣豈忍安寢食乎今吾等雖不能赴 王之急願爲義兵守海口衆皆曰諾順長遂錄諸應募者若干人屯燕尾亭號曰

儒軍是時將士皆阻海嬪無宿衛乃召儒軍入宮衛於是順長葆南門清兵薄城順長拊臂曰 廟社亡矣何以生爲金尚容登南門樓欲自焚趣順長曰諸君皆下順長不下曰相公獨爲盛事乎乃抽矢射樓楹者三已而火發順長亦從尚容死時年三十一諡曰忠烈

李惇五字子典朝鮮人也少篤學以蔭補繕工監監役遷掌隷院司評出守加平崇禎九年授宗簿寺主簿以事免十二月清圍南漢惇五步抵金浦郡郡守具船請偕匿紫燕島中惇五曰江都 廟社所在亦

一朝廷也豈宜舍此而他適乎乃趨江華差訓鍊都監分司郎明年清人陷江華惇五出城爲清人所逼不屈遂見殺謚曰忠顯尹城海平人也大父昉爲領議政城擧進士清人潛師圍南漢大臣子孫從 廟社入江華者甚衆城亦與焉江華既陷城死之家人求屍不得

金益兼字汝南朝鮮光州人也大父長生明儒術屛居不仕謚文元益兼潔介有高節少補生員第一崇禎九年二月清人改元 王朝使者李廓等入清庭賀因與瀋陽使者來益兼歎曰吾其爲翟矣乃與諸

生上疏曰虜人貽書使吾邦貳於　中國義不可從
且李廓賀於北庭辱　殿下之命宜誅之以徇國中
斬虜使者函其首奏于　天子瀋陽使者卽闕下驚
懼亡去十二月清人潛師圍南漢益兼浮海入江華
與權順長守南門益兼執弓抽一矢兀然臨城曰益
兼雖不學射尚不爲一人敵乎時檢察使金慶徵副
使李敏求飲酒讙呼不爲備會浮屠師自南漢來言
城中事急將士凍餒不能戰益兼乃上分司書曰
主上受圍十餘日蟻子援絶此人臣嘗膽之時也傳
酒縱飲豈可乎江都雖重留守足矣檢察一員宜引

兵趣渡江津或據要害或依險阻雖未能與虜人戰至於扞蔽　行在所則有餘矣慶徵不悅及城陷益兼感慨登譙樓從金尚容自燒殺時年二十三鄉士大夫遁去者不可勝數而益兼以一布衣明大義卒能死之故國人皆愍其節今　王時諡曰忠正

鄭百亨字德後朝鮮人也父孝成以潔行聞　仁祖時擢忠淸道觀察使百亨好學擧文科入藝文館爲檢閱遷司諫院正言出監通津召爲　世子侍講院弼善改司憲府掌令　恭良王追祔　太廟百亨議以爲不可忤　上旨不復顯用清兵來寇百亨父子

入江都明年城陷文忠公金尚容登南門樓自燒殺
百亭慷慨衣朝衣望　行在所哭四拜與其父訣遂
自殺時年四十八　仁祖賜祭表其閭曰忠臣之門
後特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李嘉相字會卿
延安人也父明漢以文學進判吏曹兼大提學謚文
靖嘉相好學成進士遂擧文科清人之亂與其母夫
人朴氏入江華摩尼山中爲清所殺
李翊字和仲朝鮮人也曾祖之信以文學爲弘文館
副提學父曰有謙掌隸院判決事翊出爲伯父有敬
後有敬卒居喪盡禮以孝稱崇禎九年清兵至翊從

其父入江華屬于義兵守廣津及江華陷翎悲憤欲
投水死爲父母在不敢決遂徒步入吉祥山遇淸兵
翎欲自殺有謙曰吾受　國恩不可偸生汝書生無
必死之義也翎對曰大人不避死子可偸生乎父死
於國子死於親婦死於夫此其職也舍此何求死等
耳與其被拘假息於晷刻豈若從容各得其死所乎
已而淸兵掠於道翎母自焚淸人彎弓欲射之翎與
其兄翮號泣翼蔽其母淸人益怒遂射之翎面中二
矢立死時年二十三事聞　贈司憲府持平翎居憂
聞妻沈氏病將死猶不往視及沈氏死始往哭其行

如此翎臨歿李希閔謂翎曰子雖歿國中人誰能知之翎答曰吾歿於義而已矣國中人知與不知又何問焉弟翮被俘翎爲弓囊中所藏父祖系又以已出爲人後改書本生外祖父以授之

鄭洙字聖源朝鮮人也大父澈與文成公李先生文簡公成先生相友善 昭敬王時爲國相謚曰文清洙少力行舉生員 王朝追罪文清公子孫坐廢二十年 仁祖中興洙始仕出監永同以廉聞清人來寇洙自鄉里與其妻淑人禹氏入摩尼山遇清人手鞭撲之清人走抽矢射洙禹氏以身翼蔽之清人舉

剱並殺之洙時年四十九洪晬元忠正公翼漢子也字建初事親至孝清人來寇晬元携家入江華繼母許氏遇清人不屈而死晬元以身翼蔽許氏同日死時年二十七其妻李氏亦自殺江華人爲之歎曰忠正公一門死節何其多也

閔垶字載萬朝鮮人也父仁伯有功　賜爵驪陽君垶功臣子好大節崇禎九年清兵至垶慷慨謂其妻日吾自在胎息中已食　君祿義當與國俱存亡也即挈其家入江華屬于義旅明年正月江華陷留守張紳棄城走或謂垶曰海岸有一葉舟君可走也垶

曰士君子名爲義旅先遁可乎或又曰劒島不遠俟潮落可入島也婢曰幸免非吾志也遂入鼎足山天燈寺土室中女子未笄者凡三人婢解所帶白綿巾令自經死笄長女長女旣笄乃死之笄仲女仲女旣笄又死之笄季女季女旣笄又死之於是婢子與其婦皆死之婢謂其奴曰閔氏一家十三人同死一處吾死後卽毁此室以掩之乃自決死婢有妾曰禹氏婢將死顧謂禹氏曰汝非士族何必死也禹氏曰妾豈忍捨主君而圖生乎妾設有圖生之志年少女子獨將安之婢笑曰吾以汝爲愛死矣汝志如此則吾

何可奪也禹氏使婢炊白飯談笑自若謂埣女曰主君以我非士族而疑我有惜死心豈不耻哉我先死以暴我心立拔佩刀先自殺埣從父妹亦入江華遇清兵罵不絶口遂死之埣既死 王聞其義命有司旌埣之門

黃善身字士修少中武擧爲訓鍊院正崇禎十年以中軍守江華府清兵至善身迎戰于鎭海樓下顧姜興業曰事已至此吾二人惟當死耳遂射殺清兵數人因搏戰力盡死之時年六十八具元一字汝先少中武擧以江華府右部千摠爲游兵將崇禎十年清

兵入江華元一與其妻子訣曰我當戰死馳赴甲津
淸人先浮二小舠載數十人以試之檢察使金慶徵
副使李敏求留守張紳等奪舸遁元一慷慨登岸大
呼曰虜兵飛渡大將船何不迎戰慶徵等皆不肯戰
元一按劒哭曰汝輩臨難逃生吾恨不能以此劒斬
汝之首遂握劒投海而死時年五十六姜興業字渭
叟 仁廟之時中武舉補訓鍊院僉正善騎射爲江
華左部千摠甲串師潰力戰死時年六十三
洪命耉字元老朝鮮南陽人也大父聖民事 宣廟
擢爲大提學命耉少舉甲科入弘文館爲修撰毛文

龍鎭東江　王遣命耉問起居方是時文龍橫甚西
邊騷然命耉諭以大義文龍感服崇禎元年遷吏曹
佐郞擧文臣庭試第一擢承政院同副承旨初申得
淵使瀋陽議增幣事淸人誘脅令借船從攻東江又
令助兵入山海關得淵震懼不能拒命耉上疏曰假
舟楫而攻東江助甲兵而入山海關國可斃義不可
從而得淵不能斥絶是辱國也今　殿下雖增歲幣
然虜人固不可以犬馬珠玉弭其禍也有如明年假
之舟又明年請助之兵　殿下其將應之乎不應則
前功盡棄而兵且至矣臣以爲宜正得淵辱國之罪

以瀋陽所却歲幣賜西邊戎卒則士氣可以大振而虜人必不敢犯矣遷吏曹參議出爲慶尚道觀察使踰年召拜弘文館副提學兼承文院副提調薦授平安觀察使九年春清人及蒙古人來議進號事命耉者曰吾國臣事 大明如天經地緯爾國所議進號事非吾國之所當與聞也清人大怒曰蒙古知天知勢歸附大國矣命耉曰吾國之天在 大明清人自是不敢復言既而使者羅德憲李廓等如瀋陽清人攺元受朝賀拉德憲等拜於庭作書稱勑以歸之命耉悲痛泣下立上疏乞斬兩人頭函送瀋陽國中竦動

命耇知虜必來犯以爲義州國之門戶也防禦使不當入保白馬山且昌城朔州二鎭此虜人之間路也宜增置二防禦使分守昌朔與義州共爲大鎭以備之不許崔鳴吉復議和親命耇歎曰命耇惟有死耳冬清人從昌朔間直走 王都命耇乃令張曕等二人各將八百騎疾馳入援又募銳兵擊清騎順安道中斬獲甚衆清圍南漢命耇自將三千兵誓天以行夕次江東節度使柳琳單騎來見曰大敵充塞道路何輕進爲命耇拔劍擊地曰是何言也寧進而死不可退而生也違令者斬乃從間路抵伊川與清人戰

于玉燈驛敗之收其俘畜以餉軍至金化縣又擊斬
數百級是時清率數萬騎屯縣西命耇與節度使琳
中軍李一元陣于縣北栢田山明朝清兵大至迭犯
三面命耇督衆殊死戰清兵披靡死者相枕自卯至
申勝敗未決清兵遂犯節度使陣陣潰一元策馬遁
琳脫甲披髮而走匿藪中或勸命耇就琳陣命耇笑
曰吾豈入琳陣求活邪此吾死所也徐解兵符付營
屬曰汝以此免即坐椅上手弓射矢盡以劒擊刺之
身中三矢神氣不變遂死之時年四十二 王聞命
耇死流涕曰觀察使死難者惟洪命耇一人 贈吏

曹判書謚忠烈命耈爲人疎朗有遠慮嘗語子弟曰和議之末必有大難及清人攺元命耈恚曰吾死決於此矣後死義竟如其言

崔震立字士建朝鮮慶州人也少果敢善射有勇平秀吉亂震立感憤爲州尹尹仁涵言曰倭奴蟻屯嶺南朝暮將迫吾州矣震立雖駑請倡率里中子弟往禦之仁涵壯而許之震立時年二十五郎夜潛入倭奴營伺熟睡縱火焚之倭奴死者數百人盡得其金甲寶劒輸之府仁涵驚服於是州人從震立願擊倭奴者甚衆震立軍幾數千人是時倭奴屯彥陽山谷

中震立與力士金虎擊倭奴於彥陽大破之倭奴遁去震立乃追至雞淵虎中礮死震立繞出倭奴背又大破之倭奴莫敢犯慶州震立之功也及獻級震立讓諸戰死者州人以此多其義後三年始用武舉補部將倭奴淸正入島山放兵四劫震立夜襲西生浦進攻島山伏兵巖中以誘之倭奴迎戰旣近巖乃引滿射射輒中死者甚衆震立臍亦中流丸猶不死意氣益張經理楊鎬擊島山震立馳入淸正軍又中流丸洞右頰入于左頰又不死以刀刮骨出其丸言笑陽陽無所挫鎬太息曰眞壯士也策宣武功錄原從

拜訓鍊院正出爲慶尚左道兵馬虞候鎭釜山時指揮使黃應暘來覘倭奴聞震立勇冠三軍心奇之還至國都謂尹斗壽曰崔兵馬爾國良將何故鬱滯不用邪備邊司遂薦震立以不次擢慶源都護府使震立剛毅有大節不喜聲色及居邊愈自儉約於衣服藍褸如也鏡城判官李潤雨文章之士也少與震立相友善震立秩滿過鏡城潤雨置酒飾美女侍宿三夜卒不顧潤雨歎曰吾始見烈丈夫也北道兵馬節度使金景瑞見其衣弊令軍中新製貂裘以贐之震立不受景瑞懟曰吾不料崔候之廉乃如是也天啓

元年李時發出鎭平壤擧震立爲别將已而 命授
高沙里僉節制使時發曰節制使人皆可爲至於别
將非震立莫可爲也啓留之乃令震立率勇敢士二
百人屯于良策時清兵入東江鎭震立乃與諸將誓
曰虜騎如入良策則震立當戰死矣未幾清人解兵
去然震立戰死之志未嘗變也及 仁廟旣靖社稷
擢慶興都護府使以廉潔聞進嘉善崇禎三年特授
工曹參判出爲京畿水軍節度使兼三道統禦使秩
滿召拜都摠府副摠管又出爲全羅道水軍節度使
九年清人絕盟約 王朝治兵 命震立爲公州鎭

營將十二月清人潛師圍南漢忠清道觀察使鄭世
規率師入援以震立年老多病不可驅馳閔之欲易
以他將且使震立爲後距震立憤曰　主上在圍中
吾雖老敢圖生爲因泣下卽日躍馬爲前行軍中將
士莫不洒然動色也至龍仁縣險川上去南漢不三
十里震立居前世規居後已而清人悉引兵急攻之
震立身被數十創端立射中清數騎矢盡顧謂從者
曰我不離一寸而死爾其識之遂戰死時年七十
王聞之下教賜祭　贈兵曹判書判中樞府事金時
讓請旌其閭　王從之震立旣死子東亮得震立屍

果不離戰地一寸顏色如生 先王時謚曰貞武宣世綱亦用武舉拜爲安東鎭營將清人潛師圍南漢慶尚左道節度使許完入援世綱率安東鎭兵屬焉至雙嶺觀察從事都敬俞來督諸軍令明日昧爽進兵完曰天寒士卒晝夜馳無不氣索明日晨未爨而進與虜遇必無幸矣不如移陣就山上飯士而進敬俞怒曰南漢未滿三十里何必乃爾晨即進兵否者斬完謂諸將曰從事不知兵法而妄自指揮三軍國事去矣明日晨前軍既發清輕騎伏於山北馳上山完軍大亂會安東兵號於陣曰硝藥盡清人聞之即

合兵急攻完軍節度中軍李仁男解甲遁去獨世綱
力戰死之

李義培字宜伯朝鮮韓山人也父曰洽官至司憲府
掌令游文簡公成渾門以節行聞義培勇敢有氣略
年二十四中武舉補宣傳官陞司憲府監察光海政
亂隱居摩尼山下申景禛等謀靖社義培與焉由明
川都護府使進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以靖社功封
韓川君出爲公淸道兵馬節度使改全羅道崇禎七
年由五衛都摠府副摠管進黃海道節度使改咸鏡
南道明年復拜公淸道節度使是時淸人圍南漢義

培引兵至竹山報聞 行朝 王歎曰朝臣忠勇豈有如某者乎其明日發向南漢軍未半出遇賊騎前鋒李汝衡李根永等皆戰歿已而嶺南左道節度使許完右道節度使閔栐率師至與義培軍陳雙嶺淸人先鋒逼完軍會許完軍中失火燒歿者數百人義培軍亂淸人進薄裨將安三五僕人貴卜進馬請騎義培叱曰事至此唯有歿耳乘馬何之於是衣虎裘立陣前射虜不已諸將佐皆亡去獨裨將李億營奴曹丑生在丑生奉矢無何義培力盡仆地遂歿之時年六十二義培嘗有死節之志使家人以靑裳條續

行纏曰以此爲尋屍之驗及旣死家人得屍靑裳條
宛然不變 贈領議政謚忠壯

許完字子固朝鮮陽川人也曾大父菖以文進爲全
羅道都事完少卓犖有奇氣 宣廟之時用武擧拜
宣傳官兼備邊司郞李忠武公舜臣見完氣貌大異
之語人曰他日處吾之位者必許氏子也萬曆三十
二年由都摠府經歷出守端川時野人數爲邊患完
以先鋒敢死戰斬獲甚多 王特賜甲冑弓劒以奬
之陞茂山鎭僉節制使進忠淸道水軍節度使兵曹
啓言完名將也宜畱之 教曰可明年授全羅右道

水軍節度使及 仁廟初靖社稷擢慶尚右道兵馬
節度使崇禎二年遷會寧都護府使完嘗出獵建州
章京在館者欲覘完士卒多少然士卒僅數百人完
夜令所將士卒衣青衣從東門入已而更令衣白衣
從西門出已而更令衣紅衣從南門入已而更令衣
黑衣從北門出循環不絶章京驚懼莫知其士卒多
少也六年轉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九年改慶尚左
道兵馬節度使十二月清人潛師圍南漢完率步兵
萬餘人疾趨入援至陰竹禪將鄭世寬曰晝夜疾行
士卒疲甚不如從間道徐進完慼然曰 主上安在

汝出此言邪吾蒙恩爲節度使此畢命之時也豈可一刻遲留邪因手指南漢山城泣數行下諸將亦泣不敢復言完立召從行家僮誡之曰若屬將以衛我也然戰不利我當死矣又焉用若屬爲哉悉令還去因爲書與其子訣遂軍於廣州雙嶺去南漢不三十里時天寒士卒皆凍完閔之陳于山下選精兵數百餘人據山上明日遲明乃解軍將趨南漢前鋒既發山上兵亦從而下清輕騎潛伏山北見完精兵皆下山於是疾馳據山上完麾諸軍環山陳旣而清引數千騎來犯完陳完士卒鼓譟迎戰礮聲震天清前騎

中丸死者不可勝數完乘勝奪瀋陽馬數十匹淸人稍却如是者凡數四戰勝負未决會安東兵號於陣曰焇藥盡淸人聞之遂疾進完軍大亂中軍李仁男引兵而走完慷慨力戰不去麾下士皆殊死戰士且盡軍官成應天掖完上馬手執轡終不肯捨完紿曰汝步我騎汝宜先我出軍門應天遂出完下馬拔所佩刀自刎死時年六十九完廉潔家居泊然如寒士嘗謂家人曰吾豈恐自損廉耻爲子孫計哉　先王時旌完之閭　贈兵曹判書謚曰忠莊

閔栐字正甫朝鮮人也父汝慶兵曹參判栐有節行

居母憂廬墓三年萬曆中用武舉補宣傳官兼備邊司郎崇禎二年擢義州府尹以病免由定平都護府使進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九年清人圍南漢栐慷慨率師入援妾泣辭栐叱曰　王室危急吾出師誓滅虜人汝何敢作離別色邪遂晝夜馳赴南漢十年正月至雙嶺陣于山下是時　王在南漢城問羣臣曰諸道兵馬節度使誰可勤王左議政洪瑞鳳對曰栐必至已而清人與栐戰不克而還栐爲捷書約之矢射入南漢　王見之知栐勤王大奇之明日清人悉兵至栐逼握機戰陣法識曰不利欲堅壁不與虜

戰慶尚左道節度使許完建旗先出戰椓遂開壁合
攻之虜多死傷會中軍有失火者清人縱兵擊完軍
椓於是力戰以死時年五十一 先王時旌椓之閭
謚曰忠壯
尹棨字信伯朝鮮南原人也大父暹官至弘文館校
理死於 王室有大節棨少擧及第事 仁廟爲弘
文館應教崇禎九年出守南陽府清兵至會棨以事
如報恩縣聞清兵至乃疾馳還南陽府望 行在與
衆慟哭乃募人爲邏膳羞凡三徃卒不得抵南漢城
自是魚肉不入口及南陽破即庭中對立二旗坐廳

上拱手不動清兵執之迫令跪檕罵曰頭可截膝不可跪虜欲縛去檕又罵曰檕雖死誓不汝從虜愈怒以鋋刺之檕益罵不絕於口虜乃斷其舌而殺之縣吏金澤洪彥仁官奴命吉家僕鳳伊皆從死檕死時年三十四　孝廟時　贈吏曹參判旌其門謚忠簡弟集亦以弘文館校理爲虜所執死瀋陽

江漢集卷之二十八

江漢集卷之二十九目録

傳

江漢集卷之二十九

傳

明陪臣傳三

自古君子未嘗不絀和親也然所謂和親之議有可者有不可者惟度於義然後得失可知也余考南漢日記見謀臣和親之議惜其耻過而文之也夫清人未改正朔鄰國與之結和親無不可也及改正朔以義絶之何故復結和親邪方清人圍南漢也鄭文簡公力詆和親而謀臣猶以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爲之辯此所謂耻過而文之者也葛伯不祀湯遺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祀曰無以供齊盛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食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然葛伯殺一童子而已矣無僭叛之大惡故商書惟以仇餉爲之罪也嗚呼葛伯雖仇餉旣無大惡則湯之義可以事之也誠使葛伯有大惡則牛羊不可遺之也齊盛不可供之也如之何其事之也昆夷最爲岐周患而猶事之非文王不能爲也孔子稱文王之德爲至德者爲其能事紂也夫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其事紂固至德也其事昆夷亦足以見其至德也且昆夷服於文王則其不僭竊也明矣使昆夷有僭竊之罪則文王

何以事之也思齊之詩曰烈假不瑕盖昆夷僭竊之罪不見經則文王之事昆夷者於大義亦不瑕矣由此觀之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其事之也皆合於義孟子所謂樂天是也若謀臣和親之議合於義邪不合於義邪金人稱帝據宋之地逼宋之都而賊殺人民甚衆雖使二帝不囚覊焉宋之天下固已不勝其辱矣與金和親義不可也虜人之禍不異於金人而謀臣和親之議曰無宋氏二帝之辱與之和親未見其不可也嗚呼　先帝十七年豈誠無辱邪夫屠關内之郡縣兵及於　天子之都未幾而稱帝改元

如金時天下洶洶而謀臣猶議和親豈其心必使清人執　天子幽之於大幕之中然後始可謂之辱歟文簡上疏曰臣何忍與謀臣同國而事　殿下哉其言甚切而謀臣猶持前議卒不悟其不合於義也夫商之事葛可也而童子爲其所殺則先十國而征之周之事昆夷可也而大難終不之止則命南仲而伐之若虜人則國家已與之絶而謀臣欲守盟約何其謬也凡人臣建和親之議以事鄰國其不爲小人者鮮矣由崇禎以來士大夫多詆和親而正朔旣易之後能以大節自終者文簡以下凡八人作陪臣傳

鄭蘊字輝遠朝鮮草谿人也少時師事趙穆穆令先生滉弟子也平秀吉謀犯　中國柳成龍議結和親穆耻之與成龍絶其剛如此蘊家貧身自負耒耕于嶧川之上以潔行聞　王下教徵之不就萬曆三十八年擧乙科爲世子說書遷至彌善人有上變告太妃父金悌男欲立公子璣爲王於是廢王族悌男幽公子璣於江華因使鄭沆陰殺之又諷諫官丁好寛等論廢　太妃蘊上疏曰璣童子無叛逆心令沆殺之殿下不斬沆何面目入　先王廟乎假使　太妃雖不慈殿下寧不可孝邪况璣已死於　太妃又

何疑願紬譏人以全母子之恩廢王大怒下蘊獄欲窮治之大臣奇自獻以爲不可由是安置大靜縣蘊出獄都中人環市而觀者以百數皆嗟歎爲蘊流涕鄭沆使人謝蘊曰公義士即自恨死丁好寬讀蘊之疏亦慚曰好寬誠罪人也因縱酒竟以醉死蘊居大靜十年　仁廟即位召拜司諫院司諫擢爲吏曹參議居未幾遷司憲府大司憲蘊爲人剛常以爲君子之道剛小人之道柔與其不得剛柔之正寧剛人主有過輒極諫無所回避崇禎元年蘊爲吏曹參判遷弘文館副提學九年春爲司諫院大司諫是時瀋陽

遣使者及蒙古人齎書而來請尊其主爲皇帝　王不受蘊上疏曰虜人稱帝詞甚嫚　殿下引義不受然如不能明告之絶則虜人必稱於天下曰我爲皇帝朝鮮國亦不以爲不可也是　殿下雖不連和猶連和也且　明父母也蒙古叛　明父母之賊子也納父母之賊子待之以昆弟之國義不可也　殿下如斥其使不以爲與國數則彼雖色怒而心義　殿下知朝鮮有人矣使者聞之即亡去國人驚恐蘊上疏曰古之人君遇敵國之亂未有進而不勝者也亦未有退而不敗者也有如　殿下幸開城爲親征之

策則敵國百萬之師其不中夜而遁者幾希矣　殿
下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可以和親則和親豈可
與拱手受制坐而待亡者比與　王下公卿議金瑬
曰親征之策未可預定淸兵至然後可議也蘊曰必
勝之形在於素定計計不素定而虜兵至　殿下雖
欲幸開城焉可得也公卿皆欲保江華尹煌曰江華
處大海之中洲島四絶可壁而守然虜人據　先王
之土地矣　先王之赤子而獨棲海島之中　殿下
必不爲也不如焚江華行宮遷其積貯轉輸西邊也
鄭蘊請幸開城人皆竊笑以爲狂然臣猶以開城爲

近宜幸平壤以臨浿水　王不從十二月清兵至
王如南漢蘊步從大將申景禛馳過呼蘊曰鄭大夫
何不一言以安　社稷蘊仰曰公爲大將顧不能一
擊虜人邪景禛行且笑曰若是哉鄭蘊之迂也清兵
圍南漢四十五日崔鳴吉建議許和蘊諫曰　殿下
許和則名分定矣名分定則凡虜之命皆不可違命
之行酒則行酒而已矣命之北去則北去而已矣不
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南面而征之從則　社稷已
亡矣今鳴吉之言以爲一許清人則城圍可解也
社稷可存也假如其言此所謂婦寺小人之忠也自

古天下國家未嘗有長存而不亡者與其和親而亡孰若守禮而死　社稷乎且　殿下於　明天子名爲君臣而實有父子之恩父危矣子不可以不救君危矣臣不可以不救也今鳴吉欲使一國違　天子而從於虜臣病矣不能以劒擊其首豈忍同國而事殿下哉淸人令送首謀絶和者　王不忍許宰相欲盡縛蘊等十餘人獻于淸號曰謝過　世子說書俞棨上疏固爭之蘊等遂免　王將出城蘊痛哭拔所佩刀刎其腸刀陷腹中血滂沱賓客觀者莫不泣下會蘊臥床而不死悵然罵曰古之死者皆伏劍今我

臥刺豈能久哉事聞 王爲遣醫視創 命廣州牧
賜藥以封蘊傷重猶上劄曰 殿下出城虜人必求
傳國璽夫傳國璽 明天子所賜也自 先王父子
相傳且二百年宜獻之 明天子不可許虜人必求
兵以攻中國夫 殿下之事 明猶子之事父虜亦
知之求兵於我不可也我之予兵亦不可也願以此
二者爭之長有辭於天下後世二月蘊輿疾南歸屏
妻子入德裕山爲茅屋耕田種秫以自給終身不仕
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曰文簡
尹煌字德輝朝鮮坡州人也少舉乙科事 宣廟爲

司諫院正言好廷爭 王輒盛怒檢閱金湮退而戒煌曰毋廷爭子不見 王顔色乎已而煌出爲北青判官天啓中爲弘文館校理遷司諫瀋陽遣將率數萬騎入安州宰相議幸江都煌爭曰不可今虜在千里之外宜命元帥帥 王京兵以援邊郡 殿下輯南方之師自將而躡其後若虜兵深入則 殿下堅守漢城漢城不守則出巡南方爲興復之策可也且臨津介於兩都湍流峻險方春融雪而水盛發郊畿之兵分宿衛之士屯於湍上又待南師之至以益其守則虜人必不敢絕湍而薄 王京也夫 先王園

陵不在於湍東在於湍西而 王京又 宗廟之所
在也今不守此而欲保海島其可乎 王不從卒如
江華清人進兵至平壤請結和親宰相曰國小力弱
不如卑辭以紓清鋒 王以爲然爲書報之而清人
猶進兵及至平山遣劉興祚復求和親宰相以爲可
許煌正色曰公受恩寵備位宰相不能戮力輔 王
室顧欲使吾 王受無窮之辱獨不畏萬世之譏乎
宰相慙不能對煌又前曰 殿下以千乘之尊欲羈
縻於虜人者無他畏死而已夫一死人皆有之 殿
下何畏死之深也且自古英武之君不畏死故能捍

大難柔弱之君畏死故卒至於滅亡禮曰國君死社
稷今　殿下思死社稷則三軍之士孰敢圖存臣雖
衰朽亦當冒刃行間以效一死　王不答宰相曰淸
兵期月屠七城其勢乘勝不可敵今　殿下兵孤力
弱必能忍辱然後國可保也煌曰小人每言强弱之
勢以恐人主此秦檜之所以亡宋也今宰相又以此
驚動　殿下殿下之國宰相必亡之矣　王見與祚
許和親煌上疏曰　殿下以虜人之請和爲愛我耶
其勢使然耶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今虜
人輕兵深入師無後援士疲馬斃而　殿下有新集

之衆或阻江而據險或堅壁而清野則虜人進不得
鬪退無所掠而力已窮矣以故遣使者請結和親此
非愛我也其勢使然也今 殿下一與虜和則 社
稷必亡急可數月緩可數年何也虜人退屯湏水之
上待 殿下悉罷三軍然後復入此所謂急可數月
也虜人雖解兵而不厭之求難從之請 殿下豈能
盡聽邪一事不稱一言不順則前日之功必壞矣此
所謂緩可數年也然則 殿下雖和親 社稷必亡
不和親 社稷亦亡與其等亡孰若一戰而決其安
危乎今國人靡不思鬪而 殿下不顧三軍之士暴

露中野而 殿下不卹惟以和親爲務豈不可爲痛哭者哉願 殿下斬興祚以慰衆心反賂虜之物以饗三軍則士民鼓舞而虜兵不足破也 王大怒欲抵煌罪左右以爲不可遂止崇禎九年爲司諫院大司諫清人改元崔鳴吉欲遣使者或曰不可大臣猶豫不能決煌曰虜人旣竊帝號國家雖欲守前約爲羈縻之策然虜人必不以兄弟之禮待 殿下而又使奉幣來賀國可亡義不可絀也鳴吉曰今言者人人咎和親而大臣無所取舍旣不用言者之論以決戰守又不從臣之計以紓其難一朝清人臨境上則

薩水以北固將棄而與清矣民生糜滅　宗廟傾覆當此時罪將安歸臣意宜移書建州具陳君臣之義以觀其意若清人實無他指用兄弟之禮則　殿下姑守舊約外紓清鋒內修國政豈不可也　王然其言將遣使煌上疏曰往者　殿下絕盟約告于國中奏于　天子天子下詔褒大之　殿下之義信於國人風於天下而過聽議者之言復行羈縻之策臣竊惜之議者曰外紓虜鋒內修國政此小人直假其名以濟其奸耳始　殿下在江華時劉興祚來請和親議者許之其言亦曰外紓虜鋒內修國政然　殿下

旣結和親十年之間中外狃逸未嘗有毫毛之備至于今民志益惰士力益隳尙何虜鋒之紓而國政之修邪今 殿下一絕虜交君子慶於朝小人歌於郊惰者介然而勇隳者忿然而敢何爲乎復行羈縻之策也議者又曰淸人用兄弟之禮則 殿下宜守舊約夫列國爲兄弟之交者位等而勢敵耳今虜人旣竊帝號而 殿下處於王位雖欲結兄弟之交固已難矣且近者 本國不勝其弱而虜人之國不勝其强雖俱居列國之位結爲兄弟尙不可保其終始况虜人南面稱帝何畏於 殿下而守舊約邪然則向

所謂幣者必改而爲貢向所謂書者必變而爲表其不可通使也亦明矣萬曆中 神宗皇帝大出師逐强夷存危國是父母也夫 先皇帝以子弟之憂爲己憂勞天下之師以救 先王則 殿下亦以父母之憂爲己憂承衛 中國以報 先皇帝之德其義當然也今虜犯 京師 大廟震驚 天子危辱而朝廷不出一卒不發一乘以振其急反欲結和親於虜卒未有以報 先帝之德章藩輔之義豈不悲哉夫 王家之力曾不得與虜人抗者其兵誠少而其食誠寡也然 殿下如選人卒自宮甲始便嬖之少

者壯者皆令從軍其次宗室貴戚其次卿士大夫其次庶人四方州縣之選卒皆如　王京則其兵足以用也減宮女之數損服御之奉發帑藏之財以佐國用則其食足以給也夫兵足以用也食足以給也然而軍法不嚴則戰焉而不力守焉而不堅其與無兵無食者何以異哉願　殿下出臨宮門手執弓劒爲士臣倡緝其行陣時其教閱大明約束然後擇良將而委之使讒慝之謀不行於上猜防之虞不設於下功成必賞戰敗必戮則虜人雖有百萬衆　殿下可高枕而挫其鋒也十二月中清兵至　王如南漢煌

與其子文擧從巳而清圍甚急移書曰不送首謀絕
盟者圍不解　王不忍許金瀅矯令卿大夫前言和
親不便者皆首實會煌寢疾文擧爲諱其令不使煌
知賓客有爲煌言者煌讓文擧曰兒不當蚤告若父
邪立命奴負至　行宮上疏曰　殿下與虜結和親
終始以爲不可者臣煌是也今虜欲得絕盟者臣煌
當往文擧泣曰此令不由　殿下出何故首邪煌曰
君子不可苟免卒首之文擧亦上疏乞如清營以代
父死　王終不許當是時自煌以下首者十一人瀅
欲縛十一人送清營會有爭者煌遂免及圍解坐排

和親配永同六月而釋煌爲人清直有大節自永同歸稱目盲屛居尼城不復仕賓客謂煌曰公在大夫之列不宜屛居以自疎於　王朝煌謝曰煌今年六十餘矣兩目俱盲惟歸死于先人之墓側足矣卒不起十一年李時英柳琳入錦州煌歎曰吾無面目立於天下明年疾革遺命諸子斂不朝服葬不槨因誦祖逖誓江辭慨然而卒年六十九謚曰文正

綾原大君俌　宣廟之孫　元廟之子也　宣廟之時以　王孫爲綾原君　仁廟卽位以　王弟進大君位冠宗親每燕見　王輒問國政得失俌謝曰臣

安敢知　王復問閭巷議論卿士大夫賢不肖傭又謝曰臣不佞未之有聞也　王以爲謹愼益愛之傭家善烹河豚　王嘗送河豚使烹之傭執爵夫人執俎身自濯漑以烹之其敬如此清圍南漢　王出城傭流涕諫曰父子昆弟各盡忠義如不幸偕死社稷可也其明年行清年號傭由是絶朝請凡箋疏獨稱崇禎以　明遺臣老于家清使者或至　王京雖僮僕亦爲傭不敢覿也傭爲人温柔恭儉喜施與以振人急家無餘財　王欲令有司治傭宅傭不肯曰宗國多難豈宜勞民以治臣宅　王乃毁宮中小寢

爲俌作湛恩堂而不煩人民又令俌自占田俌又不肯每歲唯糶縣官粟以自給所受糶多不能償 王聞之自宮中輒償其粟而不使俌知也 毅宗崩俌不食朝夕臨閉門不出 王哀其義諸宗室皆使于清獨不令俌行而告身亦未嘗書清年號其後四年俌病卒年六十五謚貞孝

申翊聖字君奭朝鮮平山人也父曰欽事 宣廟號爲賢臣翊聖尚 宣廟之女貞淑主號東陽尉翊聖雖爲貴戚爲人魁梧天下士貞淑主雖生於 王家亦烈女廢主時李爾瞻脅貴戚公士大夫請廢 太

妃翊聖不從夜有客爲翊聖言曰主上欲廢 太妃
而子不從禍將及矣翊聖不應客旣去主引巵酒進
翊聖曰君豈有恐於客之言邪禍福命也君子不可
失正翊聖由是卒不與廢 太妃事 仁廟初卽位
欽爲相翊聖侍中畫籌策 王親信申氏諸貴戚莫
敢望焉翊聖卓犖有奇氣工於文章喜賓客與安東
金尚憲爲布衣交尚憲嘗稱之曰使君奭不爲貴戚
則列國將相之業何足道哉崇禎九年清圍南漢崔
鳴吉勸 王行成翊聖以死爭之不得鳴吉乃爲求
和書將如清營書成尚憲哭裂之翊聖按劍叱鳴吉

曰人有復爲此書者吾必斬之鳴吉爲之變色　王
出城翊聖言于　王曰　天子之國不可絶豈就虜
營求和邪且國璽受之　天子亦不當納于虜人柳
琳等入東江翊聖自此屛居絶朝請當是時翊聖爲
明守義名聞瀋陽淸人不悅初淸人遣馬夫達刻石
頌其主功德立于漢水之陽使翊聖爲篆書翊聖固
辭淸人甚怒會李烓繫瀋陽獄告翊聖尚憲爲　明
守義淸人乃執翊聖尚憲下獄　昭顯世子方質於
淸陰救翊聖釋而歸之翊聖將歸尚憲作詩以送之
詩曰先公顯顯樹德維惇保右後人無有大囏洌水

湯湯有舟有檝公子歸來萬人歡逆翊聖既歸猶屏居以崇禎十七年卒年五十七諡文忠

李興勃字油然朝鮮人也少彊學師事同里金峻業先生峻業被疾必操藥以致其誠有男子陵轢峻業足蹴之興勃赴救乃得免峻業出入輒衛翼不離左右峻業死心喪朞年　仁穆大妃金氏廢興勃歎曰吾豈仕無母之國哉由是不赴有司舉　大妃復位舉乙科補議政府司錄久之出監玉果縣興勃有弟曰生勃娶節度使李惔女惔之妾與其庶子謀殺生勃爲咀呪生勃竟死興勃泣曰禮兄弟之讎不反兵

吾不能復弟之讎則何忍仕乎遂解職躬自詣官以
訟之於是惔妾及庶子皆得掠殺讎既復然後始仕
鄉黨人皆稱其義初與勃爲諸生時清改元遣使者
來與勃慷慨語其弟曰是虜必呑中國矣乃與諸生
上疏曰虜人據有遼東殺中國將士甚衆詩所謂玁
狁孔棘是也今　殿下宜率三軍爲中國而斥逐之
何以和爲且虜人欲臣妾我雖歲輸皮幣珠玉不足
以紓其鋒也不如斬使者之頭獻于　天子　王壯
其言然朝廷主和之臣皆不悅也崇禎九年冬清騎
圍南漢城原任大提學鄭弘溟起義兵於湖南乃署

典勃爲從事南漢圍解典勃曰 主上父也 天子
大父也不愛大父而愛父者未之有也乃爲詩以見
其志即棄官入雲巖山結茅屋終身不仕 王朝召
爲司諫院正言六遷至司憲府執義皆不就典勃忠
信好名節雖在草莽猶不忘 王室之憂見賔客自
都中來必跪問 王起居狀及 王蔬食三年文
康先生張顯光見其容貌謂門人曰李大夫最正人
也典勃退居三十年卒於雲巖年七十三

安邦俊字士彥朝鮮寶城人也少事成先生渾爲人
高潔好氣節平秀吉亂國相鄭澈視師公州邦俊白

衣趨軍門見澈論兵澈大說以爲上客廢王時邦俊卞入牛山中至 仁廟時徵爲棨樹察訪居十九日棄官去淸人引兵入安州國相李元翼視師南方邦俊帥其徒數百人見元翼於全州畫兵事元翼心奇之崇禎十二年邦俊又徵爲典牲主簿强上道未至王京稱疾歸邦俊雖處士爲人感慨有志於當世王室有急未嘗不赴 命之召亦有時而就及崔鳴吉與淸和親邦俊遂不肯仕矣林慶業入盖州邦俊上疏曰昔平秀吉謀犯 中國柳成龍議欲諱之先王不從竟奏之及秀吉叛 神宗皇帝遣李如松

收平壤復　王京有如　王家不預奏則援兵必不出矣今慶業不思　天子之恩乃入盖州則一國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乎十六年徵邦俊爲司憲府持平遷至工曹參議邦俊固辭終不起

宋時瑩字幼輝朝鮮人也舉進士淸人改元遣使者來時瑩上疏曰建州改元遣使者今　殿下不斬使者無以明君臣之義淸使亡去崔鳴吉白遣使者謝淸人時瑩乃遺宰相書曰　王家絶盟約大義聞於天下宜鼓三軍之氣以嚴城守奈何遽自懾畏邪使者竟發時瑩曰我旣遣使是帝虜也後時瑩徵爲大

君師傅固辭不就曰士不可易志變節以辱其身遂下獄病瘦久之見釋出獄而歿時瑩子基隆自其父歿屏居永同　王徵時瑩從弟時烈將治兵基隆謂時烈曰吾　王有明義之志基隆願執戈爲前行歿於行間觀察使舉基隆爲青巖察訪基隆不就

蔡得沂字詠而朝鮮人也高祖壽禮曹參判兼弘文館提學謚曰襄靖得沂好學有賢行崇禎中屏居尚州無知山不應貢舉　王朝徵授氷庫別坐辭不就先時　孝廟爲大君時與　昭顯世子質于瀋陽王朝求忠信之士令往護之得沂白衣在選中　仁

廟下教敦召之又辭不起由是坐配報恩縣三年始
釋觀察使趣得沂行得沂上疏辭甚力　王奬諭因
命强赴得沂感激即日就途至瀋陽　孝廟甚喜日
賦詩與相唱酬以爲樂是時清人入關門圍　京師
海内蕩震　孝廟發憤有掃清幽州匡扶　帝室之
志得沂朝夕侍左右畫復讎策　孝廟大悅嘗從獵
至女奚部鑿氷丈餘飲其水與得沂俱爲解錦裘以
賜之恩遇甚隆　昭顯世子嘗爲詩思古劒客得沂
和進因言少康有衆一旅而能復大禹之績光武不
階尺土而能恢高祖之業此無他立志之堅也晉之

元帝宋之高宗以天下之衆不能洒中國之辱此無他立志不堅故也然不密則害生燕丹不勝一朝之忿卒以亡國今虜勢方盛豈一劍客所可圖也宜勵志以俟其時　昭顯稱善及其東歸得沂從還　孝廟謂得沂曰子之才智雖張子房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欲請於朝而官之得沂辭曰昔李泌爲帝王友而不願仕也如蒙不棄惟得處帷幄足矣遂歸鄉里卒不仕雩潭在尚州洛江之上玉柱峰之下有江山巖石之勝得沂治亭以居之　孝廟手書問起居又命畫者圖進其所居山水勸入都得沂又辭以不敢私

交公子　孝廟由是知其志不强致之其後二年得沂卒年四十三　孝廟册爲　王世子聞得沂卒爲之悼傷得沂博學自天文至卜筮兵陣之書無不神解英俄兒代圍南漢得沂夜觀天象大驚曰　主上必下城矣旣而果然

江漢集卷之二十九

新鄉下

計